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醒世恒言

(下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1辑〕

醒世恒言

(第二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醒世恒言

明·冯梦龙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第一辑

- 1.红楼梦（上）
- 2.红楼梦（中）
- 3.红楼梦（下）
- 4.三国演义（上）
- 5.三国演义（下）
- 6.水浒传（上）
- 7.水浒传（中）
- 8.水浒传（下）
- 9.西游记（上）
- 10.西游记（下）
- 11.醒世恒言（上）
- 12.醒世恒言（下）
- 13.警世通言
- 14.喻世明言
- 15.初刻拍案惊奇
- 16.二刻拍案惊奇（上）
- 17.二刻拍案惊奇（下）
- 18.聊斋志异（上）
- 19.聊斋志异（下）
- 20.东周列国志（上）
- 21.东周列国志（中）
- 22.东周列国志（下）
- 23.儒林外史
- 24.官场现形记（上）
- 25.官场现形记（下）
- 26.儿女英雄传（上）
- 27.儿女英雄传（下）
- 28.孽海花
- 29.老残游记
- 30.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（上）
- 31.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（下）
- 32.镜花缘·续镜花缘（上）
- 33.镜花缘·续镜花缘（下）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第二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.包公案 | 19.小五义(上) |
| 2.施公案(一) | 20.小五义(下) |
| 3.施公案(二) | 21.七剑十三侠(上) |
| 4.施公案(三) | 22.七剑十三侠(下) |
| 5.施公案(四) | 23.七侠五义(上) |
| 6.狄公案 | 24.七侠五义(下) |
| 7.海公案·蓝公案 | 25.英雄大八义(上) |
| 8.刘公案·李公案(上) | 26.英雄大八义(下) |
| 9.刘公案·李公案(下) | 27.英雄小八义(上) |
| 10.彭公案(一) | 28.英雄小八义(下) |
| 11.彭公案(二) | 29.仙侠五花剑 |
| 12.彭公案(三) | 忠孝勇烈奇女传 |
| 13.彭公案(四) | 30.绿野仙踪(上) |
| 14.百家公案 | 31.绿野仙踪(中) |
| 15.封神演义(上) | 32.绿野仙踪(下) |
| 16.封神演义(下) | 33.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|
| 17.隋唐演义(上) | 34.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|
| 18.隋唐演义(下) | |

第三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.飞花艳想·梦中缘 | 幻中游 |
| 枕上晨钟 | 18.雪月梅传·写真幻 |
| 2.绿牡丹·霞笺记 | 19.春秋配·世无匹 |
| 3.锦香亭·蝴蝶杯 | 蝴蝶缘 |
| 铁花仙史 | 20.十尾龟 |
| 4.两交婚·平山冷燕 | 21.萤窗清玩·阴阳斗 |
| 5.梅魂幻·五美缘 | 双灯记 |
| 6.双美奇缘·温凉盏 | 22.女仙外史(上) |
| 7.听月楼·宛如约 | 23.女仙外史(下) |
| 玉楼春 | 24.金莲仙史·风流悟 |
| 8.侠义风月传·玉蟾记 | 疗妒缘 |
| 9.鸳鸯配·人中画 | 25.警睡钟·常言道 |
| 凤凰池 | 快士传 |
| 10.品花宝鉴(上) | 26.比目鱼·清风闸 |
| 11.品花宝鉴(下) | 水石缘 |
| 12.玉支玃小传·八段锦 | 27.醋葫芦·五色石 |
| 婆罗岸全传 | 28.醒世姻缘传(上) |
| 13.章台柳·林兰香 | 29.醒世姻缘传(中) |
| 14.终须梦·甘载繁华梦 | 30.醒世姻缘传(下) |
| 15.双凤奇缘·蜜蜂计 | 31.九尾龟(上) |
| 16.金云翘传·孤山再梦 | 32.九尾龟(中) |
| 定情人 | 33.九尾龟(下) |
| 17.双龙传·十二楼 | |

第 21 卷

张淑儿巧智脱杨生

自昔财为伤命刃，从来智乃护身符。

贼髡毒手谋文士，淑女双眸识俊儒。

已幸余生逃密网，谁知好事在穷途。

一朝获把封章奏，雪怨酬恩显丈夫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有个举人，姓杨，名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。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。遂住扬州江都县。此人生得肌如雪莹，唇若朱涂，一个脸儿，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。那里有什么裴楷，那里有什么王衍？这个杨元礼，便真正是神清气清，第一品的人物。更兼他文才天纵，学问夙成，开着古书簿叶，一双手不住的翻，吸力罄剂，不够吃一杯茶时候，便看完一部。人只道他查点篇数，那晓得经他一展，逐行逐句，都稀烂的熟在肚里头。一遍作文时节，铺着纸，研着墨，蘸着笔尖，飏飏声，簌簌声，直挥到底，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，句句是锦绣文章。真个是：

笔落惊风雨，书成泣鬼神。

终非池沼物，堪作庙堂珍。

七岁能书太学，八岁能作古诗，九岁精通时艺，十岁进了府庠，次年第一补廪。父母相继而亡，丁忧六载。元礼因为少孤，亲事也都不曾定得。喜得他苦志读书，十九岁便中了乡场第五名。不得首荐，心中闷闷不乐，叹道：“世无识者。”不耐烦赴京会试。那些叔伯亲友们，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。又有同年兄弟六人，时常催促同行。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，也是不善中得解元气忿的说话，功名心原是急的。一日，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，发

起兴来，整治行李。原来父母虽亡，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，却也有些田房遗下。元礼变卖一两处，为上京盘缠，同了六个乡同年，一路上京。

那六位同年是谁？一个姓焦，名圭济，字子舟。一个姓王，名元晖，字景照。一个姓张，名显，字淨伯。一个姓韩，名蕃锡，字康侯。一个姓蒋，名义，字礼生。一个姓刘，名善，字取之。六人里头，只有刘、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；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。那姓王的家私百万，地方上叫做“小王恺”。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。那时新得选身，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。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。一个个人材表表，气势昂昂，十分齐整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轻肩俊服，绣腿花拳，凤笠飘飘，雨衣灿灿。玉勒马，一声嘶破柳堤烟；碧帷车，数喊碾残松岭雪。右悬雕鞍，行色增雄；左插鲛函，威风倍壮。扬鞭喝跃，途人谁敢争先；结队驱驰，村市尽皆惊盼。正遇：处处绿杨堪系马，人人有路透长安。

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，虽然悬弓佩剑，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。大凡出路的人，第一是“老成”二字最为紧要。一举一动，俱要留心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是贪了小便宜。在山东涿州府马头上，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，免了多少铜钱，放在皮箱里头，压得那马背郎当，担夫柔软。一路上见的，只认是银子有内，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。行到河南府蒙县地方相近，离城尚有七十八里。路上荒凉，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。抬头观看，望着一座大寺：

苍松虬结，古柏龙蟠。千寻峭壁，插汉芙蓉；百道鸣泉，洒空珠玉。墙头高拱，上逼层霄；鹄吻分张，下临无地。巋巍犹恍是云中双阙，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。

寺门上有金字牌扁，名曰“宝华祥寺”。

那几个连日鞍马劳顿，见了这么大寺，心中欢喜。一齐下马停车，进去游玩。但见藕阴夹道，曲径纡回，旁边多少旧碑，七横八竖，碑上字迹模糊，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。正看之间，有小和尚疾忙进报。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，摆将出来。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，便鞠躬迎进。逐一位见礼看座，问了某姓某处。小和尚搬出一盘茶来吃了。这几个随即问道：“师父法号？”那和尚道：“小僧贱号悟石。列位相公有何尊干，到荒寺经过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，在此经过，见寺宇整齐，进来随喜。”那和尚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！家师远出，有失迎接，却怎生是好？”说了三言两语，走出来吩咐道人摆茶果点心。便走到门前观看，只见行李十分华丽，跟随人役，个个鲜衣大帽。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。暗暗地欢喜道：“这些行李，若谋了他的，尽好受用。我们这样荒僻地面，他每在此逗留，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。见物不取，失之千里。不免留住他们，再作区处。”转身进来，就对众举人道：“列位相公在上，小僧有一言相告，勿罪唐突。”众举人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和尚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小僧昨夜得一奇梦，梦见天上一个大星，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，变了一块青石。小僧心上喜道：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，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。今科状元，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。小僧这里荒僻乡村，虽不敢屈留尊驾，但小僧得此佳梦，意欲暂留过宿。列位相公若不弃嫌，过了一宿，应此佳兆。只是山蔬野蕨，怠慢列位相公，不要见罪。”

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，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，欲待应承过宿。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，密向众同年道：“这样荒僻寺院，和尚外貌虽则殷勤，人心难测。他苦苦要留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同年道：“杨年兄又来迂腐了。我们连主仆人夫，算来约有四十多人，那怕这几个乡村和尚。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，都是我众人赔偿。”杨元礼道：“前边只有三四十里，便到歇宿所在。还该赶

去，才是道理。”却有张纥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，心上只是要住，对元礼道：“且莫说天色已晚，赶不到村店。此去途中，尚有可虑。现成这样好僧房，受用一宵，明早起身，也不为误事。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，年兄自请先行，我们不敢奉陪。”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，杨元礼声声要去，便向元礼道：“相公，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，歹人极多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路上难保无虞。相公千金之躯，不如小房过夜，明日早行，差得几时路程，却不安稳了多少。”元礼被众友奉制不过，又见和尚十分好意；况且跟随的人，见寺用热茶热水，也懒得赶路。向主人道：“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，不如暂过一夜罢。”元礼见说得有理，只得允从。众友吩咐抬进行李，明早起程。

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。连忙备办酒席，吩咐道人，宰鸡杀鹅，烹鱼炮鳖，登时办起盛席来。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？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，件件色鸡鸭等类，都养在家里，因此捉来便杀，不费工夫。佛殿旁边转过曲廊，却是三间精致客堂，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簟席，下边列着一个陪桌，共有八席，十分齐整。悟石举杯安席，众同年序齿坐定。吃了数杯之后，张纥伯开言道：“列位年兄，必须行一酒令，才是有兴。”刘取之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可有色盆？”和尚道：“有，有！”连唤道人取出色盆，斟着大杯，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。焦子舟也不推逊，吃酒便掷，取么点为文星，掷得者卜色飞送。众人尝得酒味甘美，上口便干。原来这酒不比寻常，却是把酒来浸米，罏中又放些香料，用些热药，做来颜色浓酽，好象琥珀一般。上口甘香，吃了便觉神思昏迷，四肢柔软。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，水般样的淡酒，药般样的苦酒，还有尿般样的臭酒，这晚吃了恁般浓酽，加倍放出意兴来。猜拳赌色，一杯复一杯，吃一个不住。

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，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，上下人等，都吃得泥烂。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，觉

酒味香浓，心中渐渐昏迷。暗道：“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！且是昏迷神思，其中决有缘故。”就地生出智着来，假做腹痛，吃不下酒。那些人不解其意，却道：“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，必是多吃热酒，才可解散。如何倒不用酒？”一齐来劝。那和尚道：“杨相公，这酒是三年陈的，小僧辈置在床头，不敢轻用。今日特地开出来，奉敬相公。腹内作痛，必是寒气，连用十来大杯，自然解散。”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，心上愈加疑惑，坚决不饮。众人道：“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？我们是畅饮一番，不要负了师父美情。”和尚合席敬大杯，只放元礼不过。心上道：“他不肯吃酒，不知何故？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。”又把大杯斟送。元礼道：“实是吃不下，多谢厚情。”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。

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，接了这些行李，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，铺下铺盖。这些吃醉的举人，大家你称我颂，乱叫着某状元、某会元，东歪西倒，跌到房中，面也不洗，衣也不脱，爬上床碰头便睡，缓缓鼻息，响动如雷。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，一发不顾性命，吃得眼定口开，手躁脚软，做了一堆瘫倒。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，他便如何不受酒毒？他每吩咐小和尚，另藏着一把注子，色味虽同，酒力各别。闻或客人答酒，只得呷下肚里，却又有解酒汤，在房里去吃了，不得昏迷。酒散归房，人人熟睡。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，思量动手。悟石道：“这事须用乘机取势，不可迟延。万一酒力散了，便难做事。”吩咐各持利刃，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，听了一番，思待进房，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，号曰觉空，悄向悟石道：“这些书呆不难了当，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，才进内房，这叫做斩草除根，永无遗患。”悟石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，扳开房门，见头便割。这班酒透的人，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，一齐杀倒，血流遍地，其实堪伤！

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，和衣而睡。也是命不该绝，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。侧耳听着外边，只觉酒散之后，寂无人声。暗道：“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，收了这残盘剩饭，必然聚吃一番，不然，也要收拾家伙，为何寂然无声？”又少顷，闻得窗外悄步，若有人声，心中愈发疑异。又少顷，只听得外厢连叫：“哎哟！”又有模糊口声。又听得匹扑的跳响，慌忙跳起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中了贼僧计也！”隐隐的闻得脚步声近，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，那里推得醒？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，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。推了几推，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。元礼顾不得别人，事急计生，耸身跳出后窗。见庭中有一棵大树，猛力爬上，偷眼观看。只见也有和尚，也有俗人，一伙儿拥进房门，持着利刃，望颈便刺。元礼见众人被杀，惊得心摇胆战，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，奋身一跳，却是乱棘丛中。欲待蹲身，又想后窗不曾闭得，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，此处不当稳便。用力推开棘刺，满面流血，钻出棘丛，拔步便走。却是硬泥荒地。带跳而走，已有二三里之远。云昏地黑，阴风渐渐，不知是什么所在。却是废家荒丘。又转了一个弯角儿，却见一所人家，孤丁丁住着，板缝内尚有火光。元礼道：“我已筋疲力尽，不能行动。此家灯火未息，只得哀求借宿，再作道理。”正是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元礼低声叩门，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，点灯开门。见了元礼道：“夜深人静，为何叩门？”元礼道：“昏夜叩门，实是学生得罪。争奈急难之中，只得求妈妈方便，容学生暂息半宵。”老姬道：“老身孤寡，难好留你。且尊客又无行李，又无随从，语言各别，不知来历。决难从命！”元礼暗道：“事到其间，不得不以实情告他。”“妈妈在上，其实小生姓杨，是扬州府人，会试来此，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。不想他忽起狼心，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，一齐杀倒。只有小生不醉，幸得逃生。”老姬道：

“哎哟！阿弥陀佛！不信有这样事！”元礼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面上血痕。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，跳出荆棘丛中，面都刺碎。”老姬睁睛看时，果然面皮都碎，对元礼道：“相公果然遭难，老姬只得留住。相公会试中了，看顾老身，就有在里头了。”元礼道：“极感妈妈厚情！自古道：‘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图。’我替你关了门，你自去睡。我就此桌儿上在假寐片时，一待天明，即便告别。”老姬道：“你自请稳便。那个门没事。不劳相公费心。老身这样寒家，难得会试相公到来。常言道：贵人上宅，柴长三千，米长八百。我老身有一个姨娘，是卖酒的，就住在前村。我老身去打一壶来，替相公压惊，省得你又无铺盖，冷冰冰地睡不去。”元礼只道脱了大难，心中又惊又喜，谢道：“多承妈妈留宿，已感厚情！又承赐酒，何以图报？小生倘得成名，决不忘你大德。”妈妈道：“相公且宽坐片时，有小女奉陪，老身暂去就来。”女儿过来，见了相公。你且把门儿关着，我取了酒就来也。”那老姬吩咐女儿几句，随即提壶出门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，若有嗟叹之状。元礼道：“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年方一十三岁。”元礼道：“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看你堂堂容貌，表表姿材，受此大难，故此把你仔细观看。可惜你满腹文章，看不出人情世故。”元礼惊问道：“你为何说此几句，令我好生疑异！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？”元礼道：“孤寡人家，不肯夤夜留人。”女子道：“后边说了被难缘因，他又如何肯留起来？”元礼道：“这是你令堂侧隐之心，留我借宿。”女子道：“这叫做燕雀处堂，不知祸之将及。”元礼益发惊问道：“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？我如今孤身无物，他又何所利于我？小姐姐莫非道我伤弓之鸟，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，是那个的房屋？我家营运的本钱是那个的本钱？”元礼道：“小姐姐说话好奇怪！这是你家事，小生如何知道？”女

A105-P343

子道：“妾姓张，有个哥哥，叫做张小乙，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，在外面做些小经纪。他的本钱，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，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。哥哥昨晚回来，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，幸不在家。若还撞见相公，决不相饶。”元礼想道：“方才众和尚行凶，内中也有俗人，一定是张小乙了。”便问道：“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，如何又买酒请我？”女子道：“他那里真个去买酒？假此为名，出去报与和尚得知。少顷他们就到了，你终须一死！我见你丰仪出众，决非凡品，故此对你说知，放你逃脱此难！”元礼吓得浑身冷汗，抽身便待走出。女子扯住道：“你去了不打紧，我家母亲极是利害，他回来不见了你，必道我泄漏机关。这场责罚，教我怎生禁受？”元礼道：“你若有心救我，只得吃这场责罚，小生死不忘报。”女子道：“有计在此！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，你自脱身前去。我口中乱叫母亲，等他回来，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，绑缚在此。被我叫喊不过，他怕母亲归来，只得逃走了去。必然如此，方免责罚。”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锭与元礼，道：“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。若母亲问起，我自有一言抵对。”元礼初不欲受，思量前路盘缠，尚无毫忽，只得受了。把这女子绑缚起来，心中暗道：“此女仁智兼全，救我性命，不可忘他大恩。不如与他定约，异日娶他回去。”便向女子道：“小生杨延和，表字元礼，年十九岁，南直扬州府江都县太氏。因父母早亡，尚未婚配。受你活命之恩，意欲结为夫妇，后日娶你，决不食言。小姐姐意下如何？”女子道：“妾小名淑儿，今岁十三岁。若不弃微贱，永结葭莩，死且不恨。只是一件，我母亲通报寺僧，也是平昔受他恩惠，故尔不肯负他。请君日后勿复记怀。事已危迫，君无留恋。”元礼闻言一半，抽身往外便走。才得出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边一队人众，持着火把，蜂拥而来。元礼魂飞魄丧，好像失心风一般，望前乱跌，也不敢回头再看。

话分两头。单提那老嫗打头，川僧觉空，持棍在前，悟石随后，也有张小乙，通共有二十余人，气冲冲一直赶到老嫗家里。女子听得人声相近，乱叫乱哭。老嫗一进门来，不见了姓杨的，只见女子被缚，吓了一跳，道：“女儿为何倒缚在那里？”女子哭道：“那人见母亲出去，竟要把我强奸，道我不从，竟把绳子绑缚了我。被我乱叫乱嚷，只得奔去。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。我回他没有，竟向箱中摸取东西，不知拿了甚么，向外就走。”那老嫗闻言，好像落汤鸡一般，口不能言。连忙在箱子内查看，不见了一锭银子。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借师父的本钱，反被他掏摸去了。”众和尚不见杨元礼，也没工夫逗留，连忙向外追赶。又不知东西南北那一条路去了。走了一阵，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，跌脚叹道：“打蛇不死，自遭其害。”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！且把杀死众尸，埋在后园空地上。开了箱笼被囊等物，原来多是铜钱在内，银子也有八九百两。把些来分与觉空，又把些分与众和尚、众道人等。也分些与张小乙。人人欢喜，个个感激。又另把些送与老嫗，一则买他的口，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，依旧作偈。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，黑地里走来走去，原只在一处地方，气力都尽。只得蹲在一个冷庙堂里头。天色微明，向前又走，已到荣县。刚待进城，遇着一个老叟，连叫：“老侄，闻得你新中了举人，恭喜，恭喜！今上京会试，如何在此独步，没人随从？”那老叟你道是谁？却就是元礼的叔父，叫做杨小峰，一向在京生理，贩货下来，经颍河间府，到往山东。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，真是一天之喜。元礼正值穷途，撞见了自家的叔父，把宝华寺受难根因，与老嫗家脱身的缘故，一一告诉。杨小峰十分惊惶，挽着手，拖到饭店上吃了饭。就把身边随从的阿三，送与元礼伏侍，又借他白银一百二三十两，又替他叫了骡轿，送他进京。正叫做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

元礼别了小峰，到京会试，中了第二名会魁。叹道：“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！然虽如此，我今番得中，一则可以践约，二则得以伸冤矣。”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入了翰林。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，他父亲舒珽，正在山东做巡按。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，细细与舒有庆说知。有庆报知父亲，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。即将为首僧人悟石、觉空二人，极刑鞠问，招出杀害举人原由。押赴后园，起尸相验。随将众僧拘禁。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。舒珽即时题请灭寺屠僧，立碑道傍，地方称快。后边元礼告假回来，亲到废寺基址，作诗吊祭六位同年，不题。

却说那老姬原系和尚心腹，一闻寺灭僧屠，正待逃走。女子心中暗道：“我若跟随母亲同去，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？”正在忧惶，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门来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妈妈家？”老姬道：“老身亡夫，其实姓张。”老叟道：“令爱可叫做淑儿么？”老姬道：“小女的名字，老人家如何晓得？”老叟道：“老夫是扬州杨小峰，我侄儿杨延和，中了举人，在此经过，往京会试。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，谋害同行六位举人，并杀跟随多命。侄儿幸脱此难，现今中了探花，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，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锭，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。”老姬听了，吓呆了半晌，无言回答。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，扯他到房中说道：“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，必有大贵之日。孩儿惜他一命，只得赠了盘缠，放他逃去。彼时感激孩儿，遂订终身之约。孩儿道：‘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，纵去报与寺僧知道，也是各不相负，你切不可怀恨。’他有言在先，你今日不须惊怕。”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到扬州地方，赁房居住。等了元礼荣归，随即结婚。老姬不敢进见元礼，女儿苦苦代母请罪，方得相见。老姬匍伏而前，元礼扶起行礼，不提前事。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生出儿子，又中辛未科状元，子孙荣盛。若非黑夜逃生，怎得佳人

作合？这叫做：夫妻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有诗为证：

春闱赴选遇强徒，解厄全凭女丈夫。

凡事必须留后着，他年方不悔当初。

第 22 卷

吕洞宾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提篮背剑，货卖云烟。人间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。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

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百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名曰《沁园春》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，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自从黄粱梦得悟，跟随师父钟离先生，每日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，阎浮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